

# 命运多舛的气候协定

文 / 田慧芳



田慧芳  
环境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全球  
治理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6月2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世界似乎“炸了锅”。早在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也是断然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当时沉重打击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导致随后几年的气候谈判举步维艰。如今“昨日重现”，全球针对特朗普的批评声不断，但更多是一种无奈和茫然：美国退出了，世界该怎么办？

当然，这并非特朗普的突然决定。早在竞选时特朗普就赤裸裸地反全球化、反气候协定。特朗普的当选使国际社会已经预期到美国将不会在《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推进上有亮眼的增值行为。3月28日特朗普签署了一份旨在推翻奥巴马时期气候政策的行政命令，并大幅缩减环保类预算。3月17日召开的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的公报由于美国的反对，最终没有任何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字眼。5月27日召开的G7峰会，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最大分歧所在，欧洲领导人试图说服特朗普，但并未取得良好效果。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退出协定可谓“损人不利己”。首先损害的将是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全球领导力和公信力。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多是“环境++”，是贸易、技术和气候外交问题。世界各国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前首席气候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撰文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外交上的不当行为”，将侵蚀特朗普和其国务卿的外交资本。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逆转对美国公民来说也不是好兆头。近年来气候变化已导致美国极端气候情况频发，仅飓风“桑迪”造成的损失就高达650亿美元。特朗普限制联邦政府为清洁能源开发和气候研究提供资金，并试图通过改变“碳的社会成本”的计算方式，将美国企业碳足迹的财务成本最小化，这些政策必将带来新的风险和成本。2008年以来，美国G20一直倡导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尤其与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依赖相关的风险，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信心。制定严格的透明规则和风险评估工具一直是近些年来金融界的首要任务。考虑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加剧，华尔街与特朗普之间未来也必然有一场硬仗要打。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美国金融体系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特朗普想让世界回归那个投资者和公众在做金融决策时从来不考虑气候变化风险的时代，无疑是一项危险的决定。

全球层面看，美国的退出是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沉重打击，无疑会损害全球多边机制的互信和行动力。特朗普正在逆转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体现的全球治理合作模式，而这一模式有助于全球经济和技术变革带来的风险和利益的共担与共享。不过，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沮丧和哀叹。美国的退出并不会逆转全球低碳发展的大趋势。德法意三国紧跟特朗普的“退出”发表共同声明，重申《巴黎协定》的重要性，并强调“不可能重新谈判”，还表示三国将加大力度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贫困脆弱国家一起实现减排目标。在刚结束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双方也确认将加强合作，落实承诺，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世界其他地区的低碳转型也已经如火如荼展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已经逐步参与到这一转型的阵营中，其行程不会仅因为美国有个反复无常的新政府而改变。

况且，与小布什时期不同，今日的美国已经是全球低碳技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先国，节能环保投资颇具规模，低碳新兴产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正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以跨国城市网络为代表的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美国的许多州和城市已经在特朗普“退出”之后表示将继续应对气候变化，预防灾难性的气候变化风险。奥斯汀、帕洛阿尔托和旧金山等八个城市已达成协议，继续执行“清洁能源计划”，并计划制定各州的电厂减排目标，甚至提出以城市、州或者公司的名义与联合国直接协调，自行加入《巴黎协定》，实现碳排放目标，引发了美国更多城市的响应。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事业，源于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以及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低碳发展也是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危机时逐渐摸索出的一条重启繁荣的高效、洁净、绿色之路。逆流而动的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必然面临来自民众、社会、地区、国际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最终很可能还得回归正途。■